

匪我思存 著

WORKS
COLOR
OF NIGHT
〔下卷〕

迷雾围城

新世界出版社





匪我思存



FEIWOSICUN
WORKS

18
COLOR OF
NIGHT

迷雾围城

〔下卷〕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雾围城/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
2011. 6

ISBN 978-7-5104-1806-8

I. ①迷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74965号

迷雾围城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 喜 紫 木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80千 印张: 12

版 次: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806-8

定 价: 39.00元 (全两册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0892

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
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方向；
你记得也好，
最好你忘掉，
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。

瞬间

秦桑睁大了眼睛看着他，脸上不由露出一复杂的神情，仿佛悲悯，又仿佛是难过。

“你嫁给易连恺，我心里好过吗？当初你给我写信，约我一起出走到外洋去，我接到那封信，心里像刀子割一样。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带你走，我知道我若不带你走，你就是要落到那火坑里，可是我有什么法子……”他的眼睛里渐渐含了一层雾气，“我天天在你身边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看着你跟他……他又对你那样不好，你过的是什么日子……我都知道，可是只能眼睁睁看着，我心里难受……”

秦桑整个人都失了力气一般，微微后仰，靠在了沙发上。

他伸出了手，仿佛想要摸一摸她的脸颊，可是终究没有。屋子里静得听得见外边的风声，一阵紧似一阵，呜咽着，仿佛有人在那里哭。或许是要下雪了，也或许是窗外的树，扫过玻璃，一阵“沙沙”的轻响。她的脸色苍白，只有唇上有一抹红色，整个人孱弱地像个小孩子，无助而无望。可是眼睛并没有看着他，她心里也明白，这一切不过是徒劳罢了。而且在这样危险的地方，尤其易连恺随时都会回来，他原不该对她讲这么多话，只是因为她逼他，她拿话逼了他。

他缩回了手，眼里那柔软的水雾已经没有了，脸上也渐渐恢复了平静的神色：“我该出去了，不然朱妈该起疑心了。”

她终于慢慢点了点头，他转身走到门边，伸手扭开了门锁，径直走了出去。

朱妈正下楼去端点心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才捧着一只红漆盘子上来。盘子里是一碗鸡丝面，另外还有几样小菜，配了一碟鸡心馒头。她端着热气腾腾的面点走进屋子里，见到秦桑一个人坐在那里，鼻子红红的，倒好像哭过一般。朱妈心里担忧，怕她是因为易连恺生气，于是放下漆盘，说道：“姑爷也真是的，哪怕是不回来吃晚饭，也打个电话什么的。这天看着又要下雪了，也不怕小姐你在家等着担心。”

秦桑人却有点呆呆的，像是在想什么心事，还没有回过神来。朱妈说：“小姐，吃点东西吧，就算不为你自己着想，也别饿着肚子里的孩子啊……”

她这句话不说倒也罢了，一说秦桑更是觉得愁肠百结，她皱着眉头道：“朱妈，我不想吃，你把这些都拿走吧。”

“就算是不想吃，也得多少吃点儿啊。”朱妈跟哄小孩儿似

的，“中午说是约了姚家四小姐吃饭，吃没吃下去东西，还不知道，晚上一点儿东西都不吃，回头胃里该难受了。”

秦桑十分不耐，朱妈看了看她的脸色，便将漆盘留在桌子上，又自顾自退出去了。她刚刚走到楼梯处，就听见电话铃声响起来，一阵接一阵，响个不停。朱妈心想肯定是易连恺不回来吃饭了，所以特意打电话回来，她颠着小脚，就要走下去接电话。还没有走到楼下去，下面已经有仆人接了，刚刚听了两句话，便仰起脸来问：“朱妈，少奶奶睡了没有？城防司令部那边打电话来，说是紧要事找少奶奶。”

朱妈心里奇怪，因为城防司令部打电话来，都是公事，从来都是只找易连恺。若是问到易连恺不在，顶多也就是找易连恺的秘书，或者是副官说话。于是她说：“少奶奶还没睡呢，我去叫她插上插销。”

秦桑的屋子里，原来装着一架分机，因为担心她睡不好觉，所以易连恺将电话线给拔了，待平日她要打电话的时候，再插上插销。这时候电话里不知又说了几句什么，那仆人连忙叫住朱妈，说道：“我还是去叫潘副官吧，别吵着少奶奶了。”

朱妈见他这样说，也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她下楼找了一碟青梅子，拿着上楼去。秦桑见她拿着这个进来，更是啼笑皆非，说道：“我不想吃这个。”

朱妈说：“酸儿辣女，若是不想吃酸的，莫非是位小小姐？”

秦桑径自发愁，哪里有心思与她说笑这个，只是皱着眉，说：“罢了罢了，你去给我倒杯热茶来吧。”朱妈正待要去倒

茶，却听见外头有人叫了一声“报告”，正是潘健迟的声音。

秦桑适才与他一席密谈，正是心虚，不由得觉得吓了一跳。过了一会儿，才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潘健迟道：“有件要紧的事，想来跟夫人告个假。”

秦桑心中奇怪，说：“你进来说吧。”

潘健迟走进来，见她仍旧坐在沙发上，似乎一直没有动弹过，而且双眼微红，倒像是哭过一般。他明知道是为什么，心中不由得一软，可是现在并不是说任何话的时候，于是说：“夫人，公子爷那里有点事，叫我过去一趟。”

这是常有的事情，可是秦桑却起了疑心，因为易连恺在外头办事，叫潘健迟过去，不必到她这里来特意说一声。她抬起眼睛看他，他神色十分镇定，可是眼睛却不自由地出卖了他，因为他近乎贪婪地望了一望她，就像要将她的样子刻在他眼睛里似的，或者说，他想用这一眼，将她刻在自己心里似的。她的心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她问：“你们公子爷，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司令在姚师长那里。”他低下眼睛去，像是被她的视线灼痛一般，“夫人若没有别的事，健迟就告辞了。”

“你不要去。”她仿佛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不过立刻说，“都三更半夜了，还办什么公事？就说是我说的，叫他先回来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

潘健迟笑了笑，仿佛有些无奈：“司令忙的是要紧的大事……”

“再怎么要紧的大事，总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吧。”秦桑皱着眉头，“朱妈，你给姚师长府上打个电话，就说我身体非常不舒

服，务必叫他快点回来。”

朱妈听见这样说，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哪里不舒服，这可得赶紧请大夫……”

“大夫刚走，又请什么大夫。”秦桑轻描淡写地说，“我就是有点不舒服，他回来就好了，你快去打电话吧。”

朱妈心里一乐，心想这位小姐总算开窍了，连撒娇都学会了。而且现在她身子重，不用说，姑爷总得让着她一点儿。她这样想着，喜滋滋就打电话去了。

潘健迟微微摇了摇头，秦桑明白他的意思。这招并没有什么用，拖得了一时难道拖得了一世，如果易连恺是真的对潘健迟起了疑心，她便再拖延也是无用。可是总得试一试吧，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受死。

易连恺接到电话，果然很快就赶回来了。朱妈一见着他，跟盼到救星似的，说道：“姑爷，你可回来了。小姐一直说不舒服，既不肯吃饭，又不肯睡，她年轻脸皮薄，身上不舒服也不肯找大夫，你可得好好劝劝她。”

易连恺嘴里答应着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就上到了楼上。这里是个小小的套间，外边还有一间起居室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轻轻将门推开，只见秦桑抱膝坐在沙发里，怔怔的不知在想什么心思。虽然身上穿的是睡衣，可是头发很整齐，显然是梳洗过了。不过她的眼皮微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哭过。他咳嗽了一声，秦桑却连头也没抬。于是他放缓了声音，说道：“朱妈说你还没有吃饭，正好我也没有吃，不如叫厨房做了，送上来我陪你吃吧。”

秦桑摇了摇头，她脂粉未施，倒显出一张素脸，眸若点漆，

可是现在眼睛里也是黯然，像是从前的神采，都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抹去了似的。易连恺说：“总不能不吃饭。”她又摇了摇头，问：“你往哪里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。外头在下雪，路又不好走，汽车夫开得又快……”

她素来不过问易连恺的行踪，虽然此时说话的语气仍旧是淡淡的，可是听在易连恺耳中，真好像纶音佛语一般，禁不住有一种高兴，直从心底冒出来。他笑着说：“没有的事，他们开车素来稳当，你就别担心了。”又说，“你要是没有胃口，我去给你倒杯热牛乳，总不能空着肚子睡觉。”

秦桑说道：“我睡了一下午，这时候也不想睡了。就是醒过来不见你，问他们，他们又说不清你往哪里去了。”

易连恺知道她素来不喜欢自己搂搂抱抱，可是见她缩在沙发里头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可怜可爱，所以还是忍不住，伸手将她揽入怀中，说道：“我是怕打扰你休息，又正巧有点公事，所以出去了一趟。你要是一个人在家里闷，我这几日少出去就是了。”

秦桑格外乖巧，伏在他胸口，并不再说话，仿佛慵懒，只是攀着他的手臂，好似莛萝一般软弱无力。易连恺自与她婚后，从来没有见过她有如此依恋的神态，当下只觉得心花怒放。她的身上有着淡淡的馨香，氤氲在他怀里，一时静得连他自己的心跳声都听得见。易连恺一动也没有动，仿佛只怕一动，她又要着恼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低声道：“你身上不舒服，要不要请大夫？”

秦桑微微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觉得心里害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他有点好笑，“别的女人，不都也害喜生孩子。”

“我不是怕这个。”她像是有点伤感，声音也低了下去，“外头那么乱，你挂着个联军司令的幌子，可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恨着你。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差事，何必呢。要不咱们回昌邨去吧，我心里实在觉得担心。”

易连恺说道：“傻话，这里太太平平的，有什么好怕的。正因为我挂个虚名，所以人家也不会冲着我来。明知道我手里并无一兵一卒，便杀了我，又有多少益处？你别担心了，咱们总有一天要回昌邨去的，只是要等到父亲大人身体好一点儿。”

秦桑将脸埋在他怀里，说道：“反正我心里乱得很，这几天你哪里也别去了，就陪着我，好不好？”

她这样软语央求，易连恺如何不肯答应。

所以一连好几日，易连恺都没有出去，而是在家里办公。便有人要来见他，亦是在家中。符远军中皆知道秦桑身体不适，而姚师长的太太因为是自己家四小姐约了秦桑吃饭，才会发生晕倒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还特意备了礼物上门来探视过一回。许多符远军中要人的家眷，听说姚师长的夫人来探过病，自然不能落后于人，于是也纷纷前来看望。易连恺都令人挡了驾，只是客气回礼罢了。

秦桑这几日，也用尽了手段功夫，她又担心太着于痕迹，所以隔上三五日，又若即若离一番。易连恺这些日子脾气格外的好，不管她是故意找茬也好，或者是有意发作也好，总是肯小意将就，所以两个人还算是处得不错。朱妈看在眼里乐在心里，一再对秦桑说：“还是得有个孩子，你看姑爷现在的样子，还是孩

子拢得住男人的心。”

秦桑不耐烦听她那一肚子的妈妈经。因为大雪初霁，所以在暖厅里收拾出一角软榻。秦桑斜倚在枕上，便可以看到窗外的一树怒放红梅。这里虽然比不上易家老宅那般深宅大院，可是院子里也种着好些树，尤其西边暖厅旁的两株梅树，生得极好，白雪红梅，颇得雅玩。

秦桑因为见梅花开得好，便说：“好几天没有去给大帅还有大哥大嫂请安了，这花不错，不如折两枝派人送过去，给大少奶奶插瓶玩。”

朱妈说：“大少奶奶听见说小姐身上不舒服，前天还打发人来了，不过被姑爷挡回去了。姑爷最近是真真心疼小姐，不肯让小姐操一点儿心。”

秦桑听朱妈这样说，便“哦”了一声，又问：“那大嫂打发人来，有没有说大帅身体怎么样了？”

朱妈道：“还不是老样子。好几个大夫轮番瞧着，也没什么起色，仍旧连话都不能说呢。”又说道：“今天晴了，要不就请大少奶奶过来玩玩，也免得小姐你一个人在屋子里发闷。”

秦桑神色困倦，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又问，“姑爷今天出去，带了几个人？”

朱妈说道：“姑爷是怕吵醒小姐，所以一早就悄悄地起来了。都没有叫我们进去侍候。我起来的时候，正好撞见他下楼。他说有要紧的公事，一定要出去一趟，说等小姐你起床了，再告诉你呢。”

“潘副官是跟他一起去的？”

“是呀。”朱妈说，“我看着潘副官替姑爷开的车门，姑爷上了汽车，潘副官跟他坐一部汽车出去的。”

“他们往哪里去了，也没有说？”

“姑爷没说，不过我恍惚听见开车的小刘说，大约是要出城去吧。因为叫给汽车那轮子绑上铁链子，若是在城里走走，是不用绑的，必是要出城去，外头雪大，所以才要绑上铁链子呢。”

秦桑心里有着一份隐忧，可是朱妈毫不知情，亦无法再细问。

过了一会儿，秦桑自言自语一般，说道：“就算是出城去，这也快中午了，难道又不回来吃饭？”

朱妈劝道：“姑爷在家里陪着小姐好几日，定是耽搁了不少公事。小姐你也别担心了，他办完了事，自然就回来了。”

到了中午的时候，易连恺果然没有回来吃饭。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亦没有回来。秦桑心里十分担忧，但又不知道他的去处，根本没办法打电话找他。一直到天都黑透了，半点音讯全无，秦桑独自在家，随便吃了点稀饭，就胡乱睡下。可是头虽然靠在枕头上，一颗心却全是乱的，根本没有半分睡意。正在辗转反侧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就响起来了。

她的房间里插销被拔出来了，所以那电话机只管在楼下响。因为一阵一阵铃声短促，虽然是楼下隔着老远的地方，她心里安静，却也听得清清楚楚。那电话铃声响过四五声之后，便有人接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朱妈惊慌失措地来开门，直嚷嚷：“小姐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她连忙起来将房门打开，连声问，“出了什

么事？”

朱妈见她披着睡衣来开门，突然想起来自家小姐是重身子，可受不得惊吓。于是使劲吞了一口口水，定了定神，才道：“姑爷那里出了一点事情，说是出去的汽车坏了，滑到了沟里，人倒是没什么事，只是在医院里……”

秦桑心里却猛然一提，像是一脚踏空似的，她用手掩着胸口，说：“是谁打电话来的？”

“是带出去的卫士。”朱妈知道瞒不过她，说道，“小姐，你身体不好，要不明天再去医院看姑爷吧……”

“叫他们把车开出来。”秦桑却像格外沉着似的，“我现在就去医院。”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你去把我那件獭皮的大衣拿来，我去换件长衣。”秦桑说，“快去，还有帽子手套，也都拿过来。”

朱妈禁不得她连声催促，只得去衣帽间里给她找大衣，開箱拿帽子——朱妈心细，选了顶海龙拔针的软帽，又走过来侍候秦桑换衣服。等秦桑下楼来，汽车夫也早就将车子停在了门口。

朱妈自然是跟着秦桑一起，因为易连恺特意嘱咐过，所以她们出门亦有卫士。前后两部汽车，一直驶到医院里，远远就看到楼前头放了岗哨。寒风料峭的晚上，大车拉了人来，背着枪。带头的正是易连恺的一个心腹卫队长，他见到秦桑，“啪”地立正，行了一个军礼，低声道：“公子爷在里面，请少奶奶随我来。”

秦桑心里有数，却也不甚慌张，一直走到医院里面去，才

知道易连恺还在施行手术。她一手扶着墙，忍不住哼了一声。朱妈见她脸色惨白，连忙扶着她坐下来。秦桑摇了摇手，示意不要紧，压低了声音问那卫队长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本来是去城外看驻防，回来的路上遇上刺客，先是在雪里头埋了玻璃扎破了汽车的轮子，然后又对着车里头开了好几枪。”

“他伤在哪儿？”

卫队长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左胸。”

秦桑眼前一黑，只差没有晕过去。朱妈见她与卫队长窃窃私语，说的话旁的人一点也听不见，她也没有想去听，只是觉得自己家小姐脸色难看，只怕姑爷这伤势有点严重。朱妈一着急，就说：“小姐，你别急啊，等见着姑爷再说。”

秦桑定了定神，说：“朱妈，我心里不舒服得厉害，你去看有没有热茶，给我倒一杯来。”

朱妈连忙答应着去了，秦桑见她走得远了，于是问那卫队长：“现在谁知道这事？”

“姚师长还不知道。”卫队长顿了顿，“少奶奶，要早做决断。”

姚师长还不知道，就是说此事李重年也还不知道。秦桑见卫队长期盼的双眼，只觉得心中越发沉重，她说：“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拿不定主意。你们公子爷平日最器重谁？也好让我可以同他商量商量。”

那卫队长犹豫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公子爷平日里和大爷最好，不过大爷身体不方便，而且这已经半夜了，如果要回老宅子里去，只怕要惊动不少人。”

秦桑万万也没想到卫队长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，她说道：“和大爷最好？可是大爷不管事，行动又不方便……”

那卫队长点了点头，却道：“公子爷的事，大爷可以做一半的主，因为大爷是很维护公子爷的。原来二少爷当家的时候，公子爷吃了不少亏，幸好大爷暗地里周旋，公子爷才能知道二少爷的一举一动，不至于落了下风。”

秦桑做梦也想不到，那个瘫卧在床上的易家长子易连怡，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。她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现在兰坡受了重伤，那我应当去跟大哥商量？”

那卫队长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少奶奶办事要快，再迟片刻，姚师长那里得了消息，只怕就会生出事端来。”

秦桑极力地冷静下来，说道：“你守在这里，我回去老宅子。若是有人敢擅闯医院，你们只管开枪。”

那卫队长道：“少奶奶放心，只要标下在这里，便没有人能闯进来。”

秦桑点点头，转身正好看见朱妈巍颤颤端了杯热茶来。她说道：“我不喝茶了，你跟我一起回去。”

朱妈莫名其妙，出来跟着她上了车，才知道是要回老宅子里去。问她，她亦不说话。朱妈以为她是要回去见大少奶奶，于是亦没有再多问。

老宅子秦桑已经是好些日子不曾过来，因为易继培病着，易连慎出走，这里冷冷清清的。远远只能看见门楼下挂的两只巨大的灯笼，蒙着一层细白的雪纱。虽然易家是个文明家庭，可是因为是封疆大吏，所以多少带了点守旧的做派。二少奶奶死了之后，门上的灯笼也换了白色，远远望过去，那灯光像是月色一